



母水淀

◎江泽涵

我管故乡的溪坑叫“母水”。母水是大自然经千万年沉淀出来的,汇聚着一座村庄的灵气,我们对它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。我的母水源出深山马龙坑。溪涧两丈来宽,水深却不到一米,除了有数个潭外,大多处只没过小腿肚,对岸毛竹的倒影在水底和螺蛳、沙粒交辉。

初夏时分,螃蟹率先出没。溪蟹就指面大,捉拿也容易,食指在蟹背上一按,拇中二指两边一夹,便手到擒来。用菜油炒着吃,带壳咀嚼,鲜香味美,越小越爽口。我常将小蟹和满肚蟹子的母蟹也捉来,奶奶总要将它们挑出来放生。到仲夏,溪流宽敞处便有手指大的鱼结伴慢游。别看群鱼似乎一动不动,只要撩鱼兜一触到水面,它们就随着漾起的涟漪如莲花般绽放开来,那一刹,既惊心,又好看。

那会儿赶上农民工进城潮,年轻人都去了城里,留守的老人和小孩没什么生态意识,以至于任由母水遭受了一次浩劫。乡里有青年来捕鱼,他们在母水源头下了“毒鱼精”(类似迷药),中了药的鱼,昏昏沉沉的,用淘米箩就能逮住。我们欢天喜地捡便宜,一眨眼就逮了三四十条。溪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,肉质结实,无论油炸,还是红烧,抑或咸齏卤清蒸,都是难得的佳味。

过了好几天,我下水去,翻搬了许多石块,连个螃蟹也没有,倒见着溪石上瘫着几条掉了脑袋的水蛇(中毒鱼精的都如此)。全被洗劫干净了呀。我们终于意识到了,于是不许村人和外村人再捕捉。

我求学迁居后,偶有回来,却没特别关注过母水,可鱼蟹的繁殖速度是惊人的,母水应该得到休养生息了吧。

此次回来,我沿着母水徐行,水流清澈如昔,若渴了,尽管捧一掬来饮就是了。但是,近二十年来,马龙坑风景区一再被开发,水泥路浇筑后,又经两次拓修,母水便被占去了三四成,真的成了一条衣带,而且水量也大不如前,许多地段仅没过脚踝,不见鱼,也没瞅见螃蟹。

我遇上村中的一位长辈,才明白其中的缘故。生活一日好过一日,人们不仅要吃得好,还要吃得稀贵,野生的东西自然要被人惦记,溪鱼上百块一斤都有人抢。常有人扮作香客来电鱼,同时殃及细鱼仔和螃蟹,几乎快断种了。通往马龙坑山上的那座石桥下本是大钳虾的汇聚之地。那虾个头虽小,但肉质无比滑嫩,如今也被一窝端干净了。夏天的夜里,溪坑里几乎也听不到蛙叫。那长辈说:“村里人一年比一年少,年纪大的也力不从心。有一回,我在后头追,那人在前头跑,回头还冲我笑笑,登上摩托车,一溜烟就没了。”

我们昔年因为无知,已追悔莫及,而有的人却为了利益而明知故犯。母水的生命不仅在于水质,更在于水中生灵。如果母水中不见了生灵,那么也与死水无异。母水要沉淀,人心更要沉淀。

“鱼!爸爸你快来看,有鱼。”站在溪坑边的一个男孩十分惊喜,但又怕惊吓了水中的小家伙,特意压低了嗓子,他拿来手机录下视频,“真好玩。”

我轻轻地靠近,那只是一条“红腮鱼”。我曾经抓到过一只似婴儿手掌的小乌龟,我视若珍稀,悉心养护,还还为它在脸盆中造起一座小假山,可惜半个月就死了。自然万物各行其道,既觉美好,何必要占养?从自然学角度讲,它们与人类同属生命物种,它们的存在有利于维持物种的丰富性;从人文学角度讲,人作为万物之灵长,保护弱势群体,责无旁贷。如果哪一天,地球上的某一物种灭绝了,那么人类难辞其咎。

祈望到我养育下一代的时候,可以复见虾蟹成队、群鱼如莲的景面。

画房间

总第 6112 期 配图 安徽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◎春晓

还没上学前,我就开始了一种游戏——画房间。

我用哥哥的铅笔,在白纸上画床、书柜、梳妆台、脸盆架,画有镜子的三门衣柜、摆着洋娃娃和塑料花的五斗橱,画缝纫机、窗帘、墙上挂的画、八仙桌、条凳……开始,它们是同一水平线排放的,后来,有些分布在墙四周,有些在房间中央,我想,这些东西应该这样放置才合理。这些家什的样子,有些是从周围那些家境不错的人家家里看来的,有些是我从粮店订的报刊里看来的。我们家里没有这些家什,我们家,只有一张杉木板的做工简单的宁式床,几只方块状的箱子,一张写字台既放洗漱用品,也放餐具,一张吃饭的小方桌,几把小方凳,如此而已。我乐此不疲地画了一张又一张,想象在八仙桌上吃饭,在脸盆架上洗脸,在梳妆台前梳头发,把衣服放进这扇柜门里,把被子放进那扇柜门里,拿下洋娃娃抱在怀里……

开始工作后,我又开始了这种一度中止的消遣。在从小长大的,没有任何改观的,只有一间屋的家里,我画着电视机、收录机和电风扇,电视机放在电视柜里,上面盖着绣花的罩子,收录机放在柜子上,一面墙的组合家具,门口还有一辆自行车。画这些的时候,我不再把画面仅仅当作一种遥远的遐想,而是就在不远处的现实,我想象着和另一个人在这样的房间里幸福地生活着。

后来,我真的和一个人一起生活了,却没有这样的一屋子家什。我和他倾尽积蓄,借了债,才拥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,再无力让它呈现我心目中的样子。白墙壁,旧床,水泥台板上放煤气灶,没有各种家电,东西都放在纸箱子里。

孩子3岁的时候,我又开始了画房间,不过,不是在纸上,而是在心里。看电视的时候,我爱看港台片,因为里面有装修时尚的家居;到书店里买书,我总要翻翻有很多装修图片的书。这个玄关处的花岗岩地面好看,那个流线型的吊顶有灵动感,这个罗马柱有气派,那个电视机背景墙实

◎穆香颂

部门来了两位印度同事。会议上,领导问:“你们这里谁英语口语好,可以与这两位同事交流?”我和同事面面相觑,一时无话。做技术的一般埋头做研究,平时阅读英文文献还可以,口语哪称得上好。领导点名问了几个,都推说自己口语不太好。于是,领导让小范和小许负责部门成员与这两位外籍同事的日常交流事宜。小范是新入职的应届毕业生。小许刚完成手头上的项目。领导嘱咐道:“你们两个最近不忙,就抓紧时间练练。”

两个月后,我出差回来。那两位印度同事早已入职,在小范和小许的帮助下融入宁波的工作生活中。有时候找印度同事沟通,却听不懂他们口音浓重的英语,自己又想不出该如何用英语应答时,我们就叫上小范或者小许充当翻译。小范的英语口语比较纯正,小许说的更像是中式英语,但无论是哪一位,都能听懂印度式英语,并且立即用英语回答。

一日碰到小范说英语,我羡慕道:“你英语真好,发音也很好听。”

小范笑答道:“我刚毕业,英语还没丢。而且大学期间一直在看美剧,跟着人物说台词。没想到我现在可以跟印度同事无障碍交流!”

我问站在一旁的小许:“你呢?也是看美剧?”

用又美观……我不断肯定又不断否决。其时已经有一套三居室120平方米的房子在建,从付定金到装修开始,我在脑子里无数次想象画面。新世纪元年元月元日,我们住进这样一套我“画”的房子里。

但我还是有些遗憾,因为夜里听楼上的邻居一路“踢哒踢哒”去卫生间,又“踢哒踢哒”上床,因为楼下的邻居一月数次的火山爆发一样的争吵,因为旁边的邻居时不时在深夜上演激情剧且声透厚墙,更因为无法实现养花种草的愿望。我是多么羡慕农民,有自己独门独户的房子,楼上楼下,养花种菜,井台围墙,那才是我想要的居所。

2013年,我们买了一套联排别墅,一通三,共158平方米,价钱和同面积普通公寓一样,但我喜欢小小的院子和上有天下有地的感觉。

买下后却没有马上装修入住,甚至都没去过户。因为超过144平方米的房子算豪宅,就因为多了14平方,平白要多付5.6%的营业税,而我们付房款时还借了很多债。只能等有钱了再过户。

但我已迫不及待地开始新一轮画房间,这次是在电脑里,在各大论坛里收集中意的装修图片,放到文件夹里。而今の装修界比当年已有很大发展,现代中式、美式、地中海式、古典法式、北欧式、日式、现代简约式,让人眼花缭乱,水境、花坛、欧月墙、拱形门……真是美不胜收。看着图片,就像在阳光洒满的写字台前看书,像娜塔莎老奶奶那样在园子里侍弄花草,十几年生活累积的零零碎碎都有各自的位置……

2014年过去了,2015年也过去了。今年2月19日,先生下班回来说,网上在说房产交易税费要下降了。晚上,中央电视台也发布了这个消息。我们又担心,距离拍卖过去两年多了,是不是可以按照新政执行。不久,看到报上说,以前买下的,只要没过户,也可以按新政执行。我欣喜若狂,山呼房产新政就是好,就是好!

于是,急煎煎把电脑里储存的装修图片翻将出来,喜滋滋构建理想中的那个家,闹嚷嚷推敲不日就要付诸现实的装修计划。

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画房间了!

他坦白道:“我没有这爱好。大学老师说英语还有一股东北味呢,我口语能好到哪儿去?”

“你现在就说得很好,还以为是你以前练的呢。那后来是怎么提升的?”我追问。

他的表情有几分感慨,又有几分自豪:“当初领导派这个任务,我想大家都说不好,担子交到我这儿,我总得挑起来。我就逼着自己每天花几个小时听英语、读英语,然后不看稿子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。这样一次次开口,渐渐就能用英语交流。印度人的英语开始听着也累,我常常请他们再说一遍,后来慢慢也就听习惯了。”

小许真诚地建议道:“趁现在有外籍同事可以交流的机会,你也去练练。到时候能对话了也是一项技能。”

我知道我的英语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,学了这么多年还是哑巴英语,更何况工作后没多少机会用到英语,大半还给老师了。现在工作几年,同龄人中会说的,已经能说得像中文那样麻利了。而我才练,是否已晚?

我想起在知乎网上,有人问30岁才学编程是否已晚,其中一个回答是:“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,其次是现在。”我深知我不可能像小范那样在多年前种下一棵树,但小许树了个榜样,在前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,毫不犹豫地地上手去学。

晚了吗?不妨现在就开始。

